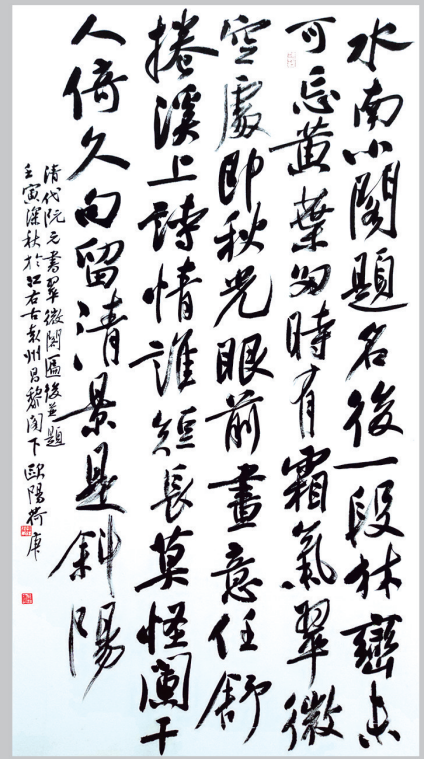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行书《清 阮元 书篆微阖后并题》 欧阳荷庚

水南小阁题名后，一段林峦未可忘。黄叶多时有霜气，翠微空处即秋光。眼前画意任舒卷，淡上诗情谁短长？莫怪千人倚久白，勾留清景是斜阳。

欧阳荷庚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江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，宜春市书法家协会主席。

安龙的光芒

关仁山

我们神往的安龙，有一座半山亭。我们来到这座美丽的小城，刚好是秋天。当我们走进安龙的半山亭，烟雨深处，有一丝风走过。微风中的薄凉，也能触手生温。这里有故事。

秋雨洒落荷塘，花瓣散去，残荷留下欢痕。

千年古树，奇峰叠嶂。张之洞的这篇《半山亭记》，年少写成，留下一段千古佳话。让我们穿越到170多年前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一个传说，让一座小城过上了有力量生活。什么是有力量的生活了？

小城的秘密，偶然向我们展开。

清道光年间，张镛从老家河北沧州南皮到黔地安龙任职，安龙地处云贵高原向两粤丘陵的过渡地带，中部较为平缓，郡地通往榨干、新城方向的交通相对便利，往永丰、两粤都是崇山峻岭、山高谷深、虎啸猿啼，加之瘴气缭绕，通行极为艰难。晚清的官场，污浊一片。张镛却独树一帜，他每每风餐露宿，带的只有几箱书、几盆荷花，随从只有家眷和贴身卫官。他自幼喜爱荷花，常用青莲自比，濯污泥而不染，他身上自然有了“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的气韵，我们仿佛看见流向天空的炊烟。

清道光二十八年七月，荷花盛开的时节，兴义知府张镛主持的安龙招堤加高工程和新建的半山亭竣工。按照传统惯例，每项工程的完成，都要举行一个仪式。于是，张镛就在半山亭大宴宾朋，邀请当时的文人学士聚会，现场撰文，评出佳作，将其刻在石碑上，以昭后人。张镛爱子张之洞，时年十一岁，也随父亲到了现场，与普通孩子一起玩耍。父亲的命题作文一出，张之洞不玩了。他紧皱着眉头，陷入凝望和沉思。时值盛夏，招堤两岸垂柳迎风，荷花池里芰叶青青。张之洞凭栏纵目，只见云峰耸翠如画，荷花亭亭玉立，虹桥倒影摇曳。三角梅垂在枝头，鸟的翅膀掠过高高的牌楼。灵感降临了，张之洞的眼睛闪着睿智的光。招堤如远方的风景，在他心里泼墨成水墨丹青。忽然，他要了笔墨纸砚，伏案疾笔而书：“万山辐辏，一水环濛，雄堞云罗，麟星布着，兴郡也。城东北隅，云峰耸翠，烟柳迷青，秋水澄空，虹桥倒影，招堤也……”他将七百九十余字的《半山亭记》一气呵成，在座的众宾朋大为震惊，盛赞张之洞才思敏捷，文采洒脱，笔调秀逸，下笔有神。经大家一致推崇，《半山亭》受之无愧地刻成了石碑，嵌于半山亭内壁。

我们渴望知道，又不愿相信，那无法预见的命运。夜莺出现在安龙的氤氲里，看上去像一束光，一种闪耀在黑暗，微弱到一种看不见的光。两年前，我在河北沧州市

皮的张之洞纪念馆，看到了复制的同样的石碑。张之洞在洋务运动时的成就，绝非偶然。

在安龙，无人不知张镛知府添灯油劝学的故事。他任兴义知府期间，修建新建两座试院，这便是青年学子读书求学的圣地。可是，城内还有好多寒门学子，家庭贫困买不起油，晚上无法挑灯夜读。黑夜加重了阴影，孤独无助的学子，他们最大的对手不仅是黑暗，还有自己的惰性。没有与黑暗搏斗更让人疲沓。道光二十三年八月，一个晚上，兴义府城夜深人静，人们渐入梦乡，此时的周家巷、大史巷、北门坡等处总有些稀稀疏疏的灯光，那是挑灯夜读的寒门子弟。刚从钟鼓楼巡视完毕的府台大人张镛强打精神，照例伸手理理头上的顶戴，前往府署，来到府署旁张之洞读书的阁楼——望海楼，推开房门，看见自己儿子张之洞伏案书写，便将胡须会心一笑。此时，巡逻的两个差役走了进来，张镛转身做了个噤声手势，示意二人到前厅议事。来到前厅，张镛询问：“尔等深夜巡查，可知何人挑灯，因何未眠？”差人答曰：“回府台大人，皆众相公挑灯夜读也。”张镛短哲思索后吩咐：“众书生多出寒门，生活拮据，有劳尔等旋回厢房取油羹灯勺，打更途中为诸生灯盏加油，所需费用由本府俸禄扣除。”于是，张镛拿出自己的俸禄买来桐油，安排两个差役每天晚上巡街，专为挑灯夜读的学子加油。夜深人静，交更的时辰，兴义知府衙门中就走出来两个差役，前面的手提灯笼，后面的挑着桐油羹，走大街，穿小巷，只要发现哪家油灯还亮着，听见琅琅的读书声，便停下，高唱一声：“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喽！”随着房门打开，挑桐油羹的差役便放下油羹，从油羹中舀出清亮的桐油，将空空的灯盏添满，喊道：“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，获取功名。”学子们连连作揖致谢。有一股热流扑向学子们的心头，他们似乎得到某种启迪和默契，读书中便有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。

张镛悄悄出来查看，他蹑蹑的身影，与黑夜融为一体，躲开了星光。油灯点亮了，从低矮的石屋里透出稀疏的光。

张之洞观察着这一幕，他激动的心，在沉淀、发酵。夜晚的星星就像他深远的目光。凌晨，他感到从大山深处刮来的风。街边的三角梅散发阵阵馨香。灯芯在风中摇曳，同时也获得了呼吸，如豆的光明，微弱又稀疏，却映衬了无数不眠的夜晚。夜晚黑得圣洁。学子们唯恐庸庸碌碌、夜夜笙歌，亵渎了这种圣洁。

天亮了，阳光覆盖了山顶。张镛远去了，走过土地留下了深深的脚印。这是一场持续的“加油”，成为超越物质的精神驿站。落雨了，油灯被窗子溅起雨水打湿，灯芯终于托不住离别的沉重。学子们要穿越大山赶考了。我在一幅《黔道南行图》驻足，被震撼了，封闭的大山，没有去向，没有路，时间是封闭的，艰难是敞开的。学子们走出大山多难？蜀道难，黔道也难。苦心人，天不负。他们走出大山考中上榜，张镛欣慰地笑了。从张镛上任兴义知府作出此安排之后，无论风霜雨雪还是酷暑寒冬，均未间断，冬雨春来，寒来暑往，周而复始，夜夜如此，直至卸任离开，一直坚持了13个春秋。

道光二十一年，张镛看到远在城外的旧试院破旧不堪，童生往来路远，辛苦不便时，便召集府属各县县议，就近择地另建新试院。他率先捐出积蓄1000两白银，又呼吁绅士、商人集资30800两白银，并组织工匠，用最快的速度，于千年底落成了新的规模宏大、可容纳千余人、布局精巧的兴义府试院。外地官吏闻讯参观后，无不赞称为“甲于天下”。张镛为文化教育“加油”，还体现在修志上。地方史志具有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”的重要功能。在担任兴义知府的十几年里，张镛捐出俸银2000余两，主持纂修了《兴义府志》，留下了又一笔精神财富。这与张之洞后来在武汉办教育、办实业都形成了天然联系。

夜晚迎来了迷人的黎明。天空闪耀奇异的天象，把人生无奈都隐藏起来。我感觉，灯的颜色有些魔幻，我怀疑它是先人的转世，预示着更深的背景。今天崭新的生活，安龙又开始了教育兴国。加油的典故没有走远，而且强力再生。安龙书院，书声琅琅，“仁”字班的学员在苦读。

安龙，这是让人们梦里燃烧的地方。夜深了，我无法入眠，我还在寻觅他当初的笑容。

夜与山的重叠，黎明如莲，点亮大山的幽暗。

理想没有终点，随着人的成长和阅历演进，平凡的生命，顿时有了力量，倾心去追求不平凡的光芒。人生就是靠不断“加油”，翻过一个又一个险峰。我目睹奇异的天象。那是光芒，辐射下来，绽放夺人的华彩，照耀着人们的行程。读书需要“加油”，创业需要“加油”，体育比赛需要“加油”，科技创新需要“加油”，乡村振兴更需要“加油”。所以，安龙的灯盏永不熄灭，添灯油的故事经历不同的岁月，是爱，激发出永恒的力量。那是赤子之心留给时代的意象。河水从源头赶来，我们的心经过了洗礼。我想生活中有变与不变，不变的是高山流水，变的是人情冷暖。历史故事消失在大山的远景中，大坝的尽头出现了旭日，曙光所照耀的青春就在远方。

(贵州省作家协会供稿)

名家档案

关仁山：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，河北省作协主席。著有《白洋淀上》《日头》《麦河》《唐山大地震》《大雪无乡》《感天地动地》等，出版十卷本《关仁山文集》。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图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等，部分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韩、日等文字，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和话剧。

山中 (外一首)

朱良德

山里的灌木，被一茬茬砍伐甚至连根拔起，剩下的几棵树桩在悬崖边，一半在悬崖之上，一半在岩石缝隙中，像岩石的一部分在静寂之地，保持平衡周而复始推进年轮

被我砍伐的那些灌木，在灶膛里噼啪作响，黑黢黢的房屋被火苗照亮，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段时间，我忧心于树桩的干枯再也长不出新绿。后来山里草木葱郁，鸟鸣山幽我沿着深山的小溪逆流而上一条山路已荆棘丛生，我从山脚爬到山顶再从山巅下到谷底，在一次攀爬中我看见，一棵树桩长出了新枝

像春天，再一次在它的体内醒来

落叶

初冬，他在院子里对郁郁葱葱的爬山虎，有着无限的眷恋。他抱着院子里的一棵树用力摇，一些树叶纷纷落下来或许，他不想每一天都看到这些金黄的树叶，随风飘零他要吧树上剩下的叶子，摇下来

此刻，一位小姑娘站在树下正等待着无边的飘落，尽管她还不懂得飘落的含义几片树叶落在她身上，像正午的阳光让她感觉到了一丝温暖他的老伴拿着扫帚，站在一旁等着这些树叶，纷纷落下她要吧这些飘落的树叶扫干净他们互相看一眼，然后你再撒一撒，满地飘落的树叶恍如他们逝去的时光

明河

周仕秀

从山尖鸟瞰，石阡县的明河是一条游动的白龙，守护明河村的世世代代。

春阳一照，春雷一响，春水就漫涨，明河渐次脱离冬的萧瑟，明亮、欢快起来。岸边泛出绿意，野花繁茂，争奇斗艳，引无数蜜蜂，忙不迭采花蜜，一双双小蝴蝶，在花间轻舞；河里游鱼成群，众鸣戏水；暖阳下的明河，似俊俏女子，舞动轻盈身姿，低吟着向前流淌。浓浓春意仿佛醇酒，让人沉醉，不觉缓步轻移，进入水中，影布于水面，时而被拉长，时而变得宽厚，影随波光一动一闪，恍若动漫。

午后，太阳暖照，父亲在竹椅上打盹，呼噜声飘出窗外。二哥哥带着筐篓，挽上裤腿，邀约伙伴下河，抓鱼、捉螃蟹。我尾随其后，很兴奋。

晚上吃鱼。小白条鱼、巴岩鱼、油油蚌鱼、螃蟹、油煎呢？还是煮汤呢？螃蟹只能油煎。我兀自遐想，满出口水悬挂嘴角。

砰！脑门上轻响一声，二哥哥撞我，方回过神来。想什么呢？还流口水。二哥哥说着，伸手拉我去宽水塘，占领最佳位置。同伴相继到边，刨沙拦鱼。塘里口袋状，“袋子”底部，开出口，筐篓张开嘴等候。防鱼生疑不入，扯水草掩盖其上。安置妥当，用棍子追赶，逼迫鱼儿入塘内，再在塘内围捕，向袋口追赶，逼鱼儿入筐篓，急将筐篓提出水面，鱼儿方知上当，在里面活蹦乱跳，我们兴奋不已。

碧蓝的天际，几点白云浮动，阳光热烈、温暖，河水清凉、舒适，中午时光，在欢愉中悄然流逝。提着半筐鱼返回家中，父亲午休方醒。

河边，三五女子洗衣，棒槌声此起彼伏，笑声清脆。男人们忙完农活，聚于泡桐树下，唱歌招惹女子。

情姐下河哎/洗衣裳咯/双脚踩在唛/石梁梁……棒槌打在唛/妹姆指咯/痛就痛在唛/郎心上/哦……

女子们低头浅笑，羞红着脸，佯装不理，实则暗递秋波。堂哥与堂嫂，在这首歌架成的鹊桥上，走在一起。

是夜，星月高悬，堂哥从河西过桥至河东，在明河边开始春天第一次约会。叮咚跳跃的明河水，仿佛跳动在他们心上，旋律美妙而动听。

堂嫂名春梅，甚是俊俏，我称她春梅姐。他们聚于泡桐树下。大片心形树叶，在春风中沙沙轻响。他们偎树而坐，相约尺宽距离，时而怀抱双手，时而手挽双腕。月光从叶缝间洒下，清风徐来，叶摇影随。光斑印在春梅姐脸上，来回晃动，动态画面，美艳动人，堂哥心动不已。

彼此互诉衷肠，堂哥说已等三晚，春梅姐说借故提井水，方能出来，短暂相约时间，拉长了彼此的思念。

此后，每每明月夜，堂哥去树下等。春梅姐常常提井水，相聚渐频繁。

他们的爱情，仿佛明河水，清澈、纯净、甜美。他们近河水而坐，月光斜照，拉长的身影映于水面，越挨越近。一场春天的约会，两颗心彼此照耀，如同月光下的水面，波光闪闪。

夏日的夜空，更高远，澄明，星月璀璨。堂哥领着一群小伙伴，在沙滩上玩游戏。

偌大的沙滩，被玉米林、明河、稻田包围。大片玉米林，在夜风中呼啦呼啦响，伴着蛙鸣、蚰蚰声，热闹非凡。沙石洗净，光脚踩上去，磨得脚心酥痒。一次，捉迷藏。伙伴们四处逃窜，蹑手蹑脚，或藏进玉米林或躲于大石旁。轮到我了，帽子蒙住双眼，摸索着——寻找，突然，水中叮咚一声轻响，伴随潺潺潺潺声传入耳内。我循声摸去，被石头一绊，扑通掉进河里。衣服已湿透，恨母亲责备，高声告诉母亲，说今晚与堂妹睡。湿衣服晾上竹竿，夜风一吹，次日就干了。

时光之轴转到上个世纪90年代。年轻人几乎外出，求学、工作、打工、经商。大部分人在集镇或城里买商品房，或自建房，常住在外，逢年过节才回明河住几天。老人们离而不弃这片土地，守着老屋，种植坝上粮田，四季忙碌而不空，山坡上的土地，栽种果树。树荫繁茂地长，村庄仿佛回到最原始的状态，青山秀水，鸡鸣犬吠，等待儿女归来，明河安静流淌。

几年前，一条高速公路从明河腹部穿过，架桥梁，改河道。明河肩负支撑高速公路的重任，把梦做向远方，成就着远方人的梦想。从高速路上看明河，满目景致电影般闪现，只瞟一眼，就难以忘怀。儿时的记忆，是明河赠与的礼物，储存在心底的美好风景。如今，明河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美丽风景。

明河又热闹起来，曾外出的青年已变老，复又回村种庄稼、养鸡鸭。粮食、蔬菜、鸡鸭送给外面的子女、亲人。半小时车程，明河的儿女似风，一忽飞回明河，一忽又飞回小城。

今夏回明河，路边大片高粱、玉米，郁郁葱葱，长势喜人。快到村口，未见其河，但闻水声如歌，心忽地就一动，开车向上游奔去。河两面山上，树木成林，草木覆盖，已行将不通，不时林中传来啁啾——啁啾的鸟鸣声、麻雀喳喳声、野山荔枝掉落声、山泉跳跃的叮咚声，自然和谐的乐曲，美妙、动听。忽地，冒出一只金鸡，羽毛油亮，金黄，头顶相间几支绿羽，尾部羽毛悠长，举着头在踱步，不时拍动双翅，或疾走几步，仿佛舞者表演的前奏，美得极致；倏地，飞出几只斑鸠，在路边觅食。我下车，试图靠近。它们举头打量我，眼珠骨碌碌转。我们对视着，相互打量，互不惊扰。山雀们在林子中吵闹不休，定是在议论我不速之客。

寨前坝子上，大片稻田正值抽穗，紫花稻香扑鼻。欲抽取一支待出的穗，找寻穗深处稻穗微甘的记忆，幼时偷偷抽取稻穗被母亲教训的一幕，犹在眼前，手举在半空，复又放下。

接连涨水，河滩干净、清新。堂哥说，明河已被管护，环保着呢。的确，明河新走出一条路，在两堤内自由流淌；河里游鱼穿梭，成群结队，忽而游上，忽而游下，忙碌的样子；河滩长出草木，旁逸斜出的，掩映着河水，一些游鱼躲光影里，一动不动；野花不甘示弱，暗香扑鼻，引蜂蝶流连忘返。我与母亲从通道口穿过去，光脚踩进水里，河风拂面，顿感清爽，惬意。母亲用拐杖拍打鱼儿，鱼儿穿来游去，毫不惧怕。我随手采一朵野花戴头上，引得母亲开怀大笑。

一河清水，长途跋涉于青山之间，流向冯家堰大河，大河碧绿如玉，淌在两山之间，表面似若静止，它的底部，实则澎湃不已，昼夜不息向前奔流，汇入石阡大河的凯峡河段，去向更远的远方。

夕阳西下，我不得不离开这方净土，起身返程，车里传出轻缓曲子：

等一等/再等等/乌云背后的月亮/等着风等着风……长路漫漫啊/等你慢慢走……

仿佛明河在为我送行。

王阳明的心学

李慧

中国人遇到极端问题的时候，总会问天理何在？良知何在？天理和良知是儒学的重要概念。儒学在佛学的冲击和启发下，建立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。朱熹认为，人世间的最终意义是天理，王阳明认为，人世间的最终意义是良知，或者说良知。初一听，好像差不多，但是区别还是很大的。天理是一种大家承认的外部的大道理，这种大道理管得住天下，大家都要服从，只要找到了它，世界就有了秩序。而良知这方面，王阳明则认为，不要多去讲天下大道理，如果有天下大道理，那也在良知里面。简单说了，朱熹欣赏的是那些讲究天下秩序的人，王阳明欣赏的是那些探究良知的内心。

从表面看，朱熹的格局很大，在天下；王阳明的格局不大，在内心。其实往深里看，王阳明的格局更大，因为朱熹是在为天下整理秩序，而每个秩序与自己未必直接相关，但王阳明就不一样了，他让人们用自己的良心去处世行事，也就是用良心去融化天下相关的事情。

王阳明比朱熹晚了三百多年，他当然也仔细地研究过朱熹的学说，终于有一天他醒悟了，天理不在外面，全在自己心间。所以他提出了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理，心外无道，心外无禅，也就是一切都在心里。朱熹当然也讲过“心即是理”，他讲的是用我的心去求物理，而王阳明看来，心之外的世界没有意义，只有心才能使世界明暗起来，所以这个世界只属于于心。

说到这里，王阳明就成不了一个大哲学家了，只讲良心那不是哲学家，他认为心之外的世界没有意义，这个世界只属于于心，这就是大哲学家了。举一个例子，他和几个学生到外面游玩的时候，学生在深山老林里看到了几朵花儿自开自落，学生问王阳明说：“你看，这些花儿在这里自开自落，与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的心不去关注它，它还在自开自落啊”。王阳明的回答非常有文采，他说：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”意思是：你没有看到此花时，此花和你的一样，回归于寂灭，当你看到此花时，你的心和这花一起明白起来，所以这个花不在你的心外面。

当然唯物主义者一定是否定这样的思维，我用生活中的事情来看王阳明的“心学”。在王阳明看来，心中没有的朋友就不是朋友，心中没有的怨恨就不是怨恨，心中没有的感激就不是感激，心中没有的拖累就不是拖累。这一看好像他把自己的世界缩小了，但其实是相反，人们心中可以排除一切不上的物象，这好像缩小了，但是他的心却可以装进山河大地，装进五湖四海，装进春花秋月，也就是说他把世界上自己感到愉快的、重要的都装进去了，这个世界变得很大。

所以，心学让我们可以凭着心意关闭一扇后窗，又凭着心意打开了一扇前门。心灵的全部空间因它而复苏，也因它而拓展。王阳明相信朱熹心胸的广度和深度，因此建议朱熹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。当然这是晚了三百多年的建议，它其实是哲学建议：研究心灵。他认为朱熹的精气神气魄很大，但主要是在考察格物，求知，解释各种各样的学问。在王阳明看来，你把大千世界的各种学问都研究了，但是，你为什么还不深入自己的心灵殿堂研究自己？如果朱熹能够切己自修，就会发现格物真的不如修己，就是把己无限扩大。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，就让我们想起了欧洲的学者荣格的论断。他说，很多哲学家都在研究各种概念、学问，甚至整个世界，终于有一天，哲学家开始研究自己了。他认为这个转折是从尼采开始的，特别在他的《查拉图斯图特如是说》里开始全方位地研究自己。

在研究心灵的时候必然遇到一个课题，那就是心的本体是什么？王阳明的回答是：心的本体是良知。他认为良知就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一种暗藏，它会突然爆发，在爆发的时候，使整个人几乎和圣人一样。这就让我想起，当年汶川地震的时候，许许多多的出租车司机在没有任何号召的情况下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灾区，不要任何报酬去救人。当时有当地人说：“这些哥的姐平常表现非常一般，突然一怎就变成像天使一样。”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藏在心底的良知被挖掘出来了。

良知是每个人心底都有，只是没有爆发出来。王阳明认为，每个人其实和圣人没有多大差距，问题是你心中的良知有没有被挖掘出来。为什么没有被挖掘出来？王阳明的回答是由于良知被物欲污染了。

在王阳明的思想中，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个地下室，地下室里边有一个静静藏在那儿的珍宝，就是良知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个地下室里的珍宝外面密密匝匝都是盗贼，都是障碍，而这些盗贼和障碍就是物欲所造成的。所以一个了不起的人就是把把这些藏在良知外面的盗贼赶走了，把藏在良知外面的障碍搬走了，他一下子靠近了圣人。王阳明说：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留下了四句话，叫“四言教”，即“无善无恶心本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；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”。良知就是捍卫它，一种静态地保卫，就是不断地修炼，另外一种动态地保卫，就是干事，在世中磨练，在磨练的过程中捍卫良知。如果能将良知体会明白，那么圣人的气象不在外面，就在你身上，你的老师就是你自己，你最神圣的东西就是埋藏在心灵深处，你的圣人就是你心底的那一块净土。